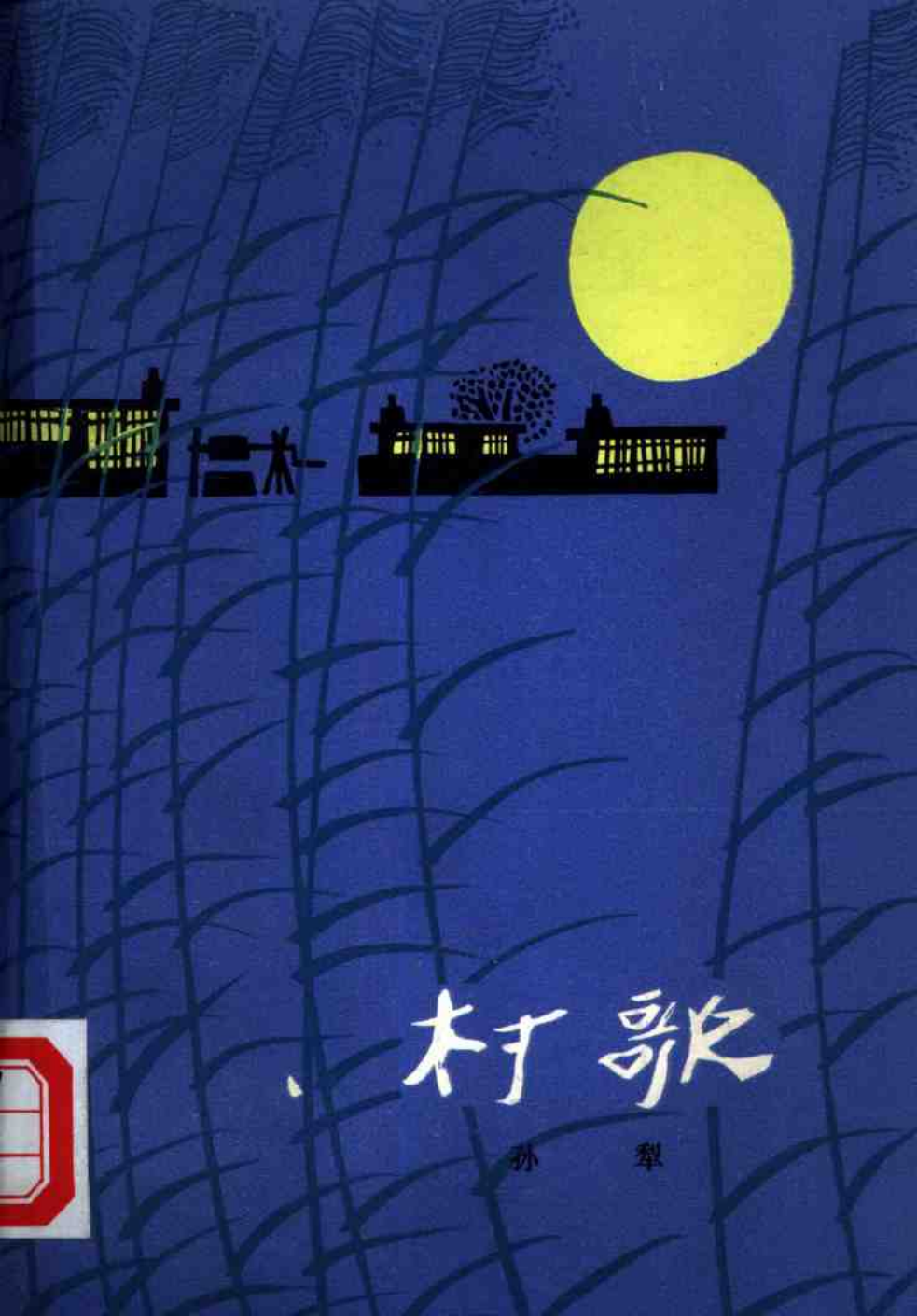




村歌

孙 犁



村歌

孙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世彦

村 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2}$ 插页 2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63,001—50,000

书号 10019·1581

定价 0.72 元

目 次

邢兰	1
黄敏儿	8
丈夫	15
杀楼	22
村落战	32
麦收	40
芦花荡	
——白洋淀纪事之一	48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二	55
碑	63
钟	73
嘱咐	94
“藏”	104
纪念	119
采蒲台	131
种谷的人	142
浇园	151
光荣	158

蒿儿梁	176
村歌	188
上篇 互助组	188
下篇 复查以后	220
吴召儿	255
山地回忆	266
小胜儿	274
正月	284
铁木前传	294
孙犁会见记	吕 剑360

邢 兰

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叫邢兰的。

他在鲜姜台居住，家里就只三口人：他，老婆，一个女孩子。

这个人，确实是三十二岁，三月里生日，属小龙(蛇)。可是，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蓼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象有多年的癆症。眼睛也没有神，干涩的。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象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唱歌……

去年冬天，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我的工作刻蜡纸，油印东西。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这房子房基很高，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看西面，一带山峰，一湾河滩，白杨，枣林。下午，太阳慢慢地垂下去……

其实，刚住下来，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那几天正冷得怪。雪，还没有融化，整天阴霾着的天，刮西北风。我躲在屋里，把门紧紧闭住，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从门上面的空隙，从窗子的漏洞，从椽子的缝口。我堵一堵这里，糊一糊那里，简直手忙脚乱。

结果，这是没办法的。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脚更是受不了。正对我后脑勺，一个鼠洞，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起初，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吹着冷气；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山鼠出入的小洞洞。

我走出转进，缩着头没办法。这时，邢兰推门进来了。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来这里转转。我就请他坐坐，不过，我紧接着说：

“冷得怪呢，这房子！”

“是，同志，这房子在坡上，门又冲着西，风从山上滚下来，是很硬的。这房子，在过去没住过人，只是盛些家具。”

这个人说话很慢，没平常老乡那些罗苏，但有些气喘，脸上表情很淡，简直看不出来。

“唔，这是你的房子？”我觉得主人到了，就更应该招呼得亲热一些。

“是咱家的，不过没住过人，现在也是坚壁着东西。”他说着就走到南墙边，用脚轻轻地在地下点着，地下便发出空洞的通通的声响。

“呵，埋着东西在下面？”我有这个经验，过去我当过那样的兵，在财主家的地上，用枪托顿着，一通通的响，我便高兴起来，便要找铁铲了。——这当然，上面我也提过，是过去的勾当。现在，我听见这个人随便就对人讲他家藏着东西，并没有一丝猜疑、欺诈，便顺口问了上面那句话。他却回答说：

“对，藏着一缸枣子。一小缸谷。一包袱单夹衣服。”

他不把这对话拖延下去。他紧接着向我说，他知道我很

冷，他想拿给我些柴禾，他是来问问我烧炕呢，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他问我怕烟不怕烟，因为柴禾湿。

我以为，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照例应酬，我便说：

“不要吧，老乡。现在柴很贵，过两天，我们也许生炭火。”

他好象没注意我这些话，只是问我是烧炕，还是烤手脚。当我说怎样都行的时候，他便开门出去了。

不多会，他便抱了五六块劈柴和一捆茅草进来，好象这些东西早已在那里准备好。他把劈柴放在屋子中央，茅草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拿一把茅草做引子，蹲下生起火来。

我也蹲下去。

当劈柴燃烧起来，一股烟腾上去，被屋顶遮下来，布展开去。火光映在这个人的脸上，两只眯缝的眼，一个低平的鼻子，而鼻尖象一个花瓣翘上来，嘴唇薄薄的，又没有血色，老是紧闭着……

他向我说：

“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

从此，我们便熟识起来。我每天做着工作，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类到房子里来替我生着，然后退出去。晚上，有时来帮我烧好炕，一同坐下来，谈谈闲话。

我觉得过意不去。我向他说明：

“不要这样吧，老邢，柴禾很贵，长此以往，……”

他说：

“不要紧，烧吧。反正我还有，等到一点也没有，不用你说，我便也不送来了。”

有时，他拿些黄菜、干粮给我。但有时我让他吃我们一些米饭时，他总是赶紧离开。

起初我想，也许邢兰还过的去，景况不错吧。终于有一天，我坐到了他家中，见着他的老婆和女儿。女儿还小，母亲抱在怀里，用袄襟裹着那双小腿，但不久，我偷眼看见，尿从那女人的衣襟下淋下来。接着那邢兰嚷：

“尿了！”

女人赶紧把衣襟拿开，我才看见女孩子没有裤子穿……

邢兰还是没表情地说：

“穷的，孩子冬天也没有裤子穿。过去有个孩子，三岁了，没等到穿过裤子，便死掉了！”

从这一天，我才知道了邢兰的详细。从小就放牛，佃地种，干长工，直到现在，还只有西沟二亩坡地，满是沙块。小时放牛，吃不饱饭，而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唤。……直到现在，个子没长高，气喘咳嗽……

现在是春天，而鲜姜台一千以上的人吃着枣核和糠皮。

但是，我从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他愁眉不展或是唉声叹气过，这个人积极地参加着抗日工作，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邢兰对于抗日工作的热心，我按照这两个字的最高度的意义来形容它。

邢兰发动组织了村合作社，又在区合作社里摊了一股。发动组织了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代耕团是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的，互助团全是村里的人，无论在种籽上、农具上，牲口、人力上，大家互相帮助，完成今年的春耕。

而邢兰是两个团的团长。

看样子，你会觉得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但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出人意外的英勇地做了，这，不是表现了英勇，而是英勇地做了这件事。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还是去年冬天，敌人“扫荡”这一带的时候。邢兰在一天夜里，赤着脚穿着单衫，爬过三条高山，探到平阳街口去。敌人就住在那里。等他回来，鲜姜台的机关人民都退出去。他又帮我捆行李，找驴子，带路……

邢兰参与抗日工作是无条件的，而且在一些坏家伙看起来，简直是有瘾。

近几天，鲜姜台附近有汉奸活动，夜间，电线常常被割断。邢兰自动地担任作侦察的工作。每天傍晚在地里做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我便看见他斜披了一件破棉袍，嘴里哼着歌子，走下坡去。我问他一句：

“哪里去？”

他就眯眯眼：

“还是那件事……”

夜里，他顺着电线走着，有时伏在沙滩上，他好咳嗽，他便用手掩住嘴……

天快明，才回家来，但又是该下地的时候了。

更清楚的说，邢兰是这样一个人，当有什么事或是有什么工作派到这村里来，他并不是事先说话，或是表现自己，只是在别人不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表示了意见，在别人不高兴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件工作担负起来。

按照他这样一个人，矮小、气弱、营养不良，有些工作实在

他是勉强做去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从坡下面一步一步挨上来，肩上扛着一条大树干，明显的他是那样吃力，但当我说要帮助他一下的时候，他却更挺直腰板，扛上去了。当他放下，转过身来，脸已经白得怕人。他告诉我，他要锯开来，给农具合作社做几架木犁。

还有一天，我瞧见他，赤着背，在山坡下打坯，用那石杵，用力敲打着泥土。而那天只是二月初八。

如果能拿《水浒传》上一个名字来呼唤他，我愿意叫他“拚命三郎”。

从我认识了这个人，我便老是注意他。一个小个子，腰里象士兵一样系了一条皮带，嘴上有时候也含着一个文明样式的烟斗。

而竟在一天，我发现了这个家伙是个“怪物”了。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树修理枝丫，停下来，竟从怀里掏出一只耀眼的口琴吹奏了。他吹的调子不是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中国流行的曲调，而是他吹熟了的自成的曲调，紧张而轻快，象夏天森林里的群鸟喧叫……

在晚上，我拿过他的口琴来，是一个蝴蝶牌的，他说已经买了二年，但外面还很新，他爱好这东西，他小心地藏怀里，他说：

花的钱不少呢，一块七毛。”

我粗略地记下这一些。关于这个人，我想永远不会忘记他吧。

他曾对我说：“我知道冷是难受……”这句话在我心里存

在着，它只是一句平常话，但当它是从这样一个人嘴里吐出来，它就在我心里引起了这种感觉！

只有寒冷的人，才贪馋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馋地拚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记到这里，我才觉得用不着我再写下去。而他自己，那个矮小的个子，那藏在胸膛里的一颗煮滚一样的心，会续写下去的。

1940年3月23日夜记于阜平

黄 敏 儿

黄敏儿原来不是豹子营的人，他的爹娘全到延安去了，临走把他托给一个老朋友，已经有三年了。自从敌人来了，他整天呆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书没得读了，歌也不许唱，以前玩耍的木刀木枪，他坚壁了；又不能象大人一样，面对着墙壁发闷，盖上被子睡觉。他很想到外面去玩玩，换换空气。他看见灶户前面的柴禾少了，就对老师说：

“我到地里去拾些柴禾来烧吧！”

“你还是好好的在家里呆呆吧！”老师说。

“我到远些的地方去。”

“远了，我就更不放心了。”

可是，家里实在缺柴烧了，黄敏儿又请求，女人就准许了他。他背上一个柴筐，在腰里束上一条麻绳，到野外去了。

过去，他走起路来，象他爹和娘的样子，两条腿左右分开点，迈着大步，好象一个将军刚刚从飞跑很久的马上跳下来走在大街上的样子。他把两手插在衣服两边的口袋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前面，长长的头发撒在宽宽的明亮的前额上，薄薄的通红的嘴唇闭得很紧。现在他是按着一个拾柴割草的孩子的样子走路，好象饿了两顿没吃饭了，右手拿着的镰刀，有意无意地打着路上的土块儿。

正是春天，遍地是荒草，地里的人也很少。他走到河边，举眼看见的是土黄的、象支架起来的坟头一样的炮楼。公路在地上横插过去，一条又一条。

他原来是想到野地来唱个歌儿什么的，结果也没唱好。拾了不到半筐柴，就回去了。快进村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穿着黑细布长衫，戴着黑色礼帽，黑黄脸的中年人追上来：

“喂！别走！我问你一句。”

黄敏儿回头一看说：

“有话到维持会去问吧，我家里等着柴禾做饭哩。”

“我就是问你！”那人上前捏住黄敏儿的手，怒冲冲的。

黄敏儿把手一抬，眼眉竖起来：

“你是干什么的？这么凶！”

“陈青湖到底在家里没有？”那人低声问。

黄敏儿想了一想说：

“他呀？没有在家，他爹和他媳妇，倒是很想他，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准和他不错吧，也费心给打听点，他爹和他媳妇一定要知你的情哩！”

“你敢和我说谎？”

“为什么就不敢和你说谎，你知道现在的情形，汉奸有这么，我知道谁是汉奸哩！”

“他妈的！”那个人甩开黄敏儿的手走了。

“你他妈的！”黄敏儿也骂着就家去了。他对老师学了一遍，老师说：

“汉奸是吃硬不吃软的。”

话还没说完，枪响了。

敌人把村里的男女老幼全圈到街中央那个大池子边上
去，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讲了一大篇话，翻译官侧着耳朵听
着，翻译着，最后几句是：

“老婆子们站出来，皇军中队长大人要看看你们跳秧歌
舞！”

乍听到秧歌舞三个字，黄敏儿心里一跳，可是立时就又沉
下去了，还有些痛。

翻译官吆喝着，老婆子们不站出来，也不跳。一个鬼子骂
着，拉出他身边的一个中年妇人推到水池里去。翻译官说：

“皇军大人要看你们浮水。”

军官模样的又喊了一声。翻译官说：

“皇军大人要青年妇女全体下水！”

鬼子们拖着插刺刀的枪，转到女村民们后面去，用脚踢
着。正在这个时候，黄敏儿看见他那天遇见的那个穿黑细布
长衫的人也来了。他一闪闪到老师的背后去，可是那个人好
象早就看见他了，跑过来，拉出黄敏儿道：

“你先浮一下，给你的婶母大娘姑姑姐姐们试试深浅。”

黄敏儿望望池子的水，把眼皮微微一抬，望到池子那边，
他说：

“好，我脱了衣服就来浮。”

他站到人们前面去，立在大池子的边沿，鬼子们也都向他
这里看着。他很快的脱去衣服，露出一个红色的圆润的小身
体，把衣服卷了卷，回身抛给他的老师，就跳进水里去，一个水
花翻上来，人不见了；水花渐渐扩大，水波击打着水岸，什么也
寂然无声了。

他的老师心里象插上了一把刺刀，叫了一声，呆呆地望着平静的池水。很久很久，对面的水上却又打起一个水花，黄敏儿从水里钻了出来，抹一把脸，望望这边，他那长头发上淋着水，跳上岸去，拐过一个胡同跑了。

汉奸绕过池子去追他，又招手叫了两个鬼子一同去。全村的男女为黄敏儿担心，鬼子中队长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几个被推进水里的青年妇女爬上岸来，低头弄着湿透的衣服。很久，他们把黄敏儿带回来，汉奸提了一个明亮的铁铲，在水池旁边挖好一个坑，把黄敏儿推到那里。老师的脸黄的象一张金纸。

全村的人向汉奸恳求，汉奸并不答话。他望望黄敏儿，黄敏儿低着头望着那个坑。他那因为逃跑气喘鼓动着的胸脯，渐渐平静下来，嘴也能够闭紧了。汉奸把铁铲扬起来说：

“进去！”

“你要活埋我？”黄敏儿抬起头来，他的原来黑白分明的眼，现在烧成了一团暗雾。

“这怨你自作自受！”

黄敏儿跳进坑里，全村的人向汉奸哭号着哀告。汉奸掘起一铲泥，连看也不看的抛进坑里。黄敏儿就从坑里一弹，跳出来，他把眉毛一扬，两眼死盯在汉奸手里的铁铲柄上，嘴角露出一种难解的笑容说：“你真要埋我么？”

这句话竟使那个汉奸咧开嘴笑了。村民们趁机会又来哀求他说，无论如何留这孩子一条活命。汉奸把铁铲一丢就转身走了。以后，只有黄敏儿的老师看见从他的学生的眼里，象骤雨一样滴下一串热泪，因为很快，黄敏儿就把它擦干了。

敌人决定把黄敏儿带到据点里。黄敏儿穿上老师送来的衣服，望一望老师，就跟在他们身后走了，又把两只手插进上衣两边的口袋里，用他那有些蹒跚、象一个将军刚从奔跑的马上跳下来走路的姿势走路。到了槐林镇，天就黑了，敌人把他关到一间临时改造成的监狱里面。那房子原是一个财主家的上房客厅，靠北山墙埋上一排木柱，就形成一个宽大的木笼。黄敏儿坐在地下，把上身靠在木柱上，两只手交叉在膝盖上，把头放上去。

这一夜过的很慢。天明了，有三个小孩子闪进来，小声喊：

“黄敏儿，小黄！”

黄敏儿一瞥眼看清是槐林镇的三个同学，原先常在一起玩的，立时把头转回来对着墙。

一个孩子跑过来，伸进手去拉住黄敏儿的衣服，说：

“小黄，你这是干什么？”

另一个说：

“他以为我们全是汉奸了？小黄，我们是他们抓来当勤务的，我们谁也不是汉奸！”

黄敏儿回过头来说：

“你们不是汉奸是什么呢？”

三个人同时回答：

“我们是抗日的儿童团！”

这时候，那个穿黑细布长衫的人也进来了。黄敏儿不知道这个人给敌人当的什么差事，好象哪里都有他。他吆喝着三个孩子走了，说是中队长已经起来了，还不快去；又对黄敏